

# 《穆斯林的葬礼》中两代人的爱情悲剧探析

文 / 仇京龙

## 一、引言

《穆斯林的葬礼》讲述了一个回族穆斯林家族，在六十年的峥嵘岁月里，三代人不同的人生走向，并嵌入了两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爱情悲剧。它是著名女性作家霍达的代表作，也是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作品以灵巧的结构、细致入微的语言，着力塑造了第二代人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以及第三代人韩新月、楚雁潮、韩天星、陈淑彦的爱情悲剧，从灵魂深处打动读者，拨动读者心弦。

霍达利用矛盾冲突推动叙事，也是符合小说内部构造规律的。霍达通过细腻而丰富的语言，加上“双线程”式的文章结构，逐层展开矛盾冲突的来源、发生、发展和结果，让读者先在两种看似不同的故事情节中寻找联系，之后合而为一，意味深长。本文即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人物个性这三类矛盾冲突出发，对比分析《穆斯林的葬礼》中第二代与第三代这两代人爱情悲剧的原因。

## 二、两代人爱情悲剧的原因分析

### 1、社会历史方面

#### (1) “封建家长制”与“自由恋爱观”的矛盾

在这一矛盾冲突上，最能鲜明体现的是梁君璧与新月这对“母女”。梁君璧是一个典型的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家长女性形象，14岁时父亲梁亦清因事业不幸去世，从此便挑起了照顾、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大梁，自己改开茶水店，供妹妹梁冰玉继续上学，直至韩子奇完成师傅遗愿后归来，从此与韩子奇相濡以沫，重振梁家的“奇珍斋”。对于梁君璧来说，新月虽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但作为照料她十几年成长的母亲，她认为自己有权利干涉新月的情感婚姻。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不仅是身份关系的冲突，更是“卡斐尔”与穆斯林的碰撞，是“隔着教门”的，无论哪方面，这都是梁君璧所不能忍受的，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有着隔阂的两个人的爱情。因此她极力打压，企图用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封建家长的权威限制新月，而新月接受的是大学新思潮的熏陶，是成长在新时期、具有自由意识的年轻女性，因此在爱情的追求上就与梁君璧的矛盾冲突格外明显。梁君璧一辈子也大多在情感的虚空和家族

起伏的无奈中度过，他们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作品中韩天星、陈淑彦、荣桂芳三人也是封建礼教的殉葬者，这三人属于上一代的梁君璧。汉族封建婚姻爱情的观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身为穆斯林的梁君璧心中也早已默认。

#### (2) 国内外形势方面

六十多年，半个多世纪的跨度，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变迁，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时的中华民族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从领导中华民族奋起的领袖到每一个平民百姓，人民的抗争和国家的振作就息息相关，那么一个家庭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受到时代形势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给他们一家造成了灾难。当战争的风云逼近北平时，梁冰玉在燕园正与杨琛进行着一段纯洁的爱恋，但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革命的叛变者。梁冰玉因此在心底留下了难以拭去的伤痕，从此害怕“陌生的爱情”，不再相信爱情，以致拒绝了奥利佛对她的真诚追求。残酷的战争来临，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拉近了她与韩子奇的距离，而此时，在梁冰玉心中只有“一个无须信誓旦旦地表白而心灵相通的人”才能抚去伤痛、突破心墙，那就是照料自己多年的“奇哥哥”，找到了真正的爱情。韩子奇内心多年沉寂的爱也被唤醒，玉儿的开放、独立、知性，也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爱情看似巧合却又顺理成章，虽然在传统封建伦理方面碰壁，但两人的心灵得以相偎。

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危及奇珍斋，韩子奇不得不抛妻别子，护送那些比他的命还珍贵的宝贝玉器至英国避难，师妹梁冰玉意外跟随而去，之后两人产生了爱情。战争过后，韩子奇



心中对家的向往、对事业的期盼越来越大，急着要赶回国内重振“奇珍斋”的家业。但回国后，他心中的期盼变成了失落，家庭的裂痕开始显现并日益加深，不出意料地陷入了事业破败、妻子威胁、妹妹出走的错综泥潭。韩子奇失去了在一个家庭中的绝对地位，妻子有了自己的把柄，但家丑不可外扬，这就致使他的女儿新月在今后难以受到自己的庇护。此后梁君璧的冷漠贯穿并影响了他们下一代的生活、爱情与婚姻。

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阶级斗争也给这两代人的爱情造成了影响。回国后的韩子奇将宝贝玉器藏至“密室”，因此在公私合营运动中，他那比自己命还珍贵的宝玉才幸免于难，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拔掉他一根毫毛，并且借助玉器鉴赏的盛名还成了国家干部。一个过于关心女儿，一个过于关心儿子，这就使得韩子奇夫妇因下一代的事情而争吵，并愈演愈烈。而梁君璧为达成一致所要挟的筹码却是密室里那比韩子奇的命还珍贵的东西——玉。

直至红卫兵的到来，洗劫了韩子奇珍藏多年的玉器，从此家中一贫如洗，病入膏肓的韩子奇只能怀着对冰玉、新月两人深深的思念和自己的遗憾，忏悔而终。

## 2、宗教信仰方面

作者霍达在作品后记中提到，作品当中的不少篇幅包含穆斯林文化的原因，是由于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民族之中，并且穆斯林文化同其宗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变幻着的现实。周作人结合了克鲁巴特金的名言并讲道：“艺术家们创作作品的初衷，是把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和阅历送达出去，由于感染力度强度不一，根据对其情感表达，就能够看出他们创作水平的深浅。在人们众多的情感当中，最深厚的是宗教情感，因此，带有宗教色彩的艺术作品即是最为高尚的创作成果。”根据这一段文字的表述，我们能够得出结论：文学作品离不开人们的宗教情感，宗教情感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构造情节体现出来。

### (1) 婚俗方面

根据马启成和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我们可以了解到从清朝开始，回民与汉民之间是禁止通婚的，回族穆斯林们也一直保持着这一传统。如果穆斯林要同非穆斯林通婚的话，那么也必须是非穆斯林的女性嫁给穆斯林的男性，而不能是非穆斯林的男性娶穆斯林的女性，并且皈依的女子也必须恪守教规，在行为习惯、饮食上遵循穆斯林的传统。

### (2) 对“月”的理解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描绘出了两个“新月”，其一是悬挂夜空的新月，其二是命运坎坷的韩新月。在中国的传统

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新月不仅可以衬托出人生的苦短，还是悲欢离合的见证者、女性命运的昭示者。而在传统的阿拉伯信仰中，新月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圣洁、希望和宁静之意，伊斯兰教信徒将新月作为斋月开始与结束的标志，月神被称为“安拉”，圣地麦加就是以月神为主神的多神信仰之地。马丽蓉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中提到：“‘月亮’的色、形、质，分别负载了中国回民尚洁、喜白、思乡、念亲与坚忍内隐等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月亮’意象便成为回民心象的最恰切载体。”天空的一弯新月蕴含着新生、秀丽、柔和与凄婉意象，也充分地反映了本作品当中爱情悲剧的特点。

造成两代人爱情悲剧的重大因素来自宗教信仰的隔阂。在梁君璧看来，楚雁潮是一个“卡斐尔”，因此两家隔着教门，无缘结亲。韩子奇与其妻子相反，在得知两家人隔着教门后极力询问楚雁潮家中是否有穆斯林的血缘，哪怕是一丝关系，或者让楚雁潮皈依伊斯兰教，可得到的结果都是无望的。即使他们曾经勇敢地追求，即使楚雁潮愿意皈依伊斯兰教，想尽办法之后还是实现不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心愿。最后在新月的葬礼上，楚雁潮作为一名“卡斐尔”、异教徒，还是敢于突破宗教信仰的束缚，为新月做最后一件自己能做的事——“试坑”，从此留下的只有怀念。

韩子奇老年时回忆起吐罗耶定巴巴对自己的教导：《圣训》规定的念、拜、课、斋、朝这“五功”是每一个穆斯林应尽的基本义务。可他作为一个穆斯林，远远没有做到这些，当年的朝觐之旅半途而废，大半辈子没有坚持每日五次的礼拜，没有持之以恒地每逢斋月戒食把斋，曾经的施舍相对当时的财富来说微乎其微，更严重的是《古兰经》中“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的禁令被自己打破，触犯了教规。当时韩子奇与梁冰玉归来，引起家庭的严重分裂，不是个人恩怨的推进，而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矛盾冲突。

## 3、人物个性方面

性格决定命运，《穆斯林的葬礼》中描绘了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性格、个性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包括酿成的爱情悲剧。这部文学作品当中塑造的最经典的人物形象就是梁君璧。年轻时代勇于向韩子奇求婚，来共同重振家业“奇珍斋”。年轻时期的她聪明、独立、贤惠，而当家庭出现裂痕发生转折之后，她开始变得顽固、自大、势力、冷酷。个性与其相对的便是他们下一代的韩新月与韩天星。

韩新月接受的是先进的大学教育，思想潮流先进，正是挣脱旧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时期，因此新月个性比较独立、

开放，同时又有自己积极进取、善解人意和敏感的特点。新月的出现是梁君璧性格转变的原因之一，二人性格与观念的不同必然导致之后的矛盾冲突。

韩天星是韩子奇和梁君璧所生的儿子，比新月大八岁，却是一个性格懦弱、沉闷、孤寂的青年。在整个大家族里，他最怜惜的就是他的妹妹新月，不仅是由于他知道妹妹凄惨的身世，更是因为懂得妹妹脆弱的心灵，还有对妹妹受尽病痛折磨的无奈与伤感。他知道妹妹从小就与自己的亲生母亲相隔，换来的却是养母的冷淡与偏见，但可惜当新月的爱情受到母亲极力反对的时候，想到母亲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还要继续破坏妹妹的，他也仅是把所有对母亲的不满咽到肚子里。

主人公韩子奇，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朝觐者到成为一代“玉王”，振兴了“奇珍斋”，他的前半生充满了才能、睿智和男人的责任感。之后为了保住那些比自己命还重要的玉而出国避难，其间和师妹梁冰玉相爱。在梁冰玉身上，韩子奇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而在梁君璧身上，更多的是感激梁家的收留，感谢师傅梁亦清教给他的手艺，那时的他还不懂得爱情，只是想要承担起梁家的一切，对梁君璧只为报恩，是兄妹之情。回国后家庭破裂，韩子奇变得麻木、懦弱、毫无发言权，反而梁君璧变得冷酷顽固，在整个家中有了绝对发言权。他们个性特点的转变，韩子奇与梁君璧感情的疏远淡化，给他们下一代人的爱情与幸福生活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新月的亲生母亲，也是梁君璧的亲妹妹梁冰玉。梁冰玉对正义、社会、国家都有着高度的责任感，是在五四新时期成长的“愤青”，当她发现自己爱着的杨探居然是革命的叛变者的时候，愤懑之余对自己的爱情丧失了希望，决定走出这个宅子的牢笼，致力于寻找自己，走向独立、自由的人生。梁冰玉一生的情感经历正是一个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既不是你的，更不是梁君璧的附属品，不是你们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女人也有尊严，女人也有人格”这便是她的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通告。由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梁冰玉是一位敢爱敢恨、敢于承担责任的女性，与受伦理压迫的韩子奇截然相对，同时作为一名母亲，她更不同于受封建、礼教影响的母亲具有那种强烈的控制欲，面对韩子奇的苦苦哀求，不得不放下女儿独自踏上人生旅途，她对女儿新月更多的是理解，并祝福女儿找到自己真正的爱情。

### 三、结语

回族女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蕴含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内涵，激起灵魂的共鸣，

回望作品中的主人公追求爱情的坎坷历程，这些经历是主人公在汉族文化与回族文化碰撞与融合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也是在特定年代与形势当中对追求人生意义的反思。在这部巨著中，两代人的爱情都是时代风云的产物，但同时又是被湮没在混乱的时代当中的悲剧，致使整个故事都充满了凄美的悲剧性。此作品是一首穆斯林生活圣洁的诗篇，有着独特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

通过两代人爱情悲剧演变的演绎，《穆斯林的葬礼》给我们展示了社会历史、宗教信仰以及人物个性这三种不同矛盾冲突，书中的人们对这些矛盾冲突无力改变，但却要调和、反抗这些，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想轻易放弃家族的希望、人生的希望，不想倒在时代的废墟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载生命之轻的苦痛，不得不忍受飞蛾扑火般的凄美。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也是他们的迷惘，也正是历代人们在曲折中探索的结果，今后的穆斯林将从矛盾中继续探索、前进，终会以强大的力量到达美好的彼岸。

两代人的爱情均以悲剧结束，这就又是《穆斯林的葬礼》更深一层的悲剧：前一代的爱情悲剧无法避免，但是更悲剧的是后代的爱情悲剧重演甚至愈演愈烈。在故事的最后，作者并没有给出穆斯林人们在爱情路上的任何建议，而是以一场凄美的葬礼让读者感受到社会时代、宗教以及人的阻碍在真爱面前的渺小，这场受世俗束缚的悲剧爱情从此演变为永恒的真爱，给予读者震撼的心灵洗礼。

### 【参考文献】

- [1] 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 [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
- [2] 刘水波. 《穆斯林的葬礼》之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J]. 语文学刊, 2013(09).
- [3] 马丽蓉.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4] 马启成, 丁宏. 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 [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 [5] 强薇. 从宗教与爱情角度分析《穆斯林的葬礼》 [J]. 语文学刊, 2014(10).
- [6] 王晓云. 《穆斯林的葬礼》的悲与奇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06).
- [7] 王新惠. 论《穆斯林的葬礼》对月象玉象的创造性运用 [J]. 河南社会科学, 2011(05).

### 【作者简介】

倪京龙(1995—),男,汉族,甘肃省灵台县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单位: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